

書名 歡喜冤家十二回續十二回 清山水鄰刊本
撰者 明 西湖漁隱主人 輯
卷 冊十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44
編號 D8624400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4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數據源家十二回續十二回 清山水鄰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冊十

歡喜冤家

說舊劉郎

第一回

學博溫一齋寄示蓬萊觀其真

一字并自作東谷圖系

繪

花

二娘巧智認情郎

一字并自作東谷圖系

世事從天不自由

千般恩愛一時仇

情人那肯因情死。 唐先結冤家後聚頭。

這四句詩。只為世人脫不得酒色財氣。這四件事。所以做

出不來。且說個只好酒不好色的人。他生長在松江

府華亭縣。八團內川沙地方。他父親叫名花遇春。年將半

百。此子。夫妻二人。十分歡喜。長成六歲。上學攻書。

生得甚不聰明。苦了先生。費盡許多力氣。讀了



双红堂
小説
44(10)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灶裡那裡有見色不談涉以巫源洞裡見二仙女配為夫
看一點陰陽之心恐事

之正是

之緣起泥魚下帖仙凡之偶莫進

彈破紙窓猶可不隔雙蛾之宅溪流麻飯能留二士

我朝如陽明先生父如春發言如屬問郎來路為里幾多

富有十萬並無子嗣何故雙携素手酒驚隔世之期難測

一妾私奔欲能度種之味彼穢容幸此訝神遊于是自結

親愛去去陪他宿歇朱絲彈瓦舞洞府之霓裳採酒留歡

守兒與妾帶去他甚非麻雞不是舊家風姊妹少兒成歡

兵命欣然往之直割兵津天弟常如春秋已撞捲之



第續六回

王有道疑心棄妻子

鶴夢易醒李嘉佑漢頭仙子遇李甘斐航

已成數代異時重李煥白雲一聲春思長許談

尋春再至阻心鶴錢起酒傾玄露醉瑤觴朱苞

等閒花裡送歸事秦道年牽惹春風斷客腸韋莊

昔有一斐航過藍橋遇一絕色女子名喚雲英欲聘

為妻其母曰必得玉杵曰乃許之其後斐航尋得玉

杵曰為搗玄霜遂娶雲英又有劉晨阮肇採藥入天

壯裡那裡有見色不羨以...
看一點陰陽之心...
之正是...
罪破紙窗猶可不...
我朝如陽明先生父...
富有十萬並無子嗣...
一妾私奔...
兒與妾帶去他處...
命...



道疑心棄妻子

夢易醒 奮膠香 李嘉佑 溪頭仙子遇斐航 李甘

已成數代異時重 李頌 白雲一聲春思長 許談

壽春再至阻心鶴 錢起 酒傾玄露醉瑤觴 朱卷

寄別花裡送歸事 秦泊年 牽惹春風斷客腸 韋莊

昔有一斐航過藍橋遇一絕色女子名喚雲英欲聘
為妻其母曰必得玉杵曰乃許之其後斐航尋得玉
杵曰為指玄霜遂娶雲英又有劉晨阮肇採藥入天

台遇二女子洗手溪中遂留玩憮及至歸家已數世
矣二人復往天台路迷不得復入被三人所遇者皆
仙女也可見色慾二子仙人亦所不免在人又迷些
不迷耳有詞一首云

燕爾新婚宿世之緣已定妻子好合仙凡之偶
莫逃彈破紙牒不隔雙蛾之定溪流麻飯能留
二士之緣既紳縷縷之情復訂流連之約而緣
雲易散紫府難留乍動鄉心正花落烏啼之會
苦無仙分忍雲晴雨霽之時澗水無心不阻來



月并連之約而緣雲易散紫府難留乍動鄉心正
花落烏啼之會苦無仙分忍雲晴雨霽之時澗水無
心不阻來時之雖天官有淚還沾別去之衣自此之
鶴夢易醒鸞膠難結親朋故友已無一人城郭丘墟
已成數代異時仙子尚思採藥重來昔日劉郎安有
等春再至阻心子之焚香怨風燈之若燭早知如此
等關花裡送歸悔不當初只台山中宿老

又知郭汾陽之紅線重延平之仙姬織女牛郎皆是仙
緣分如此者書載極多俱免不得這點色心若人世幽
密約月下燈前鑽穴踰墻私奔暗想恨不得一時間吞

肚裡那裡有見色不迷的人送上門的反推三阻四他
看一點陰陽之心恐欺上天故此強按心火不得已而
之正是

彈破紙窗猶可補

指人陰陽最難修

我初如陽明先生父親王華少年時在一富家宿歇其家
富有十萬並無子嗣恆妾甚多他見王華青年美貌欲將
一妾私奔欲他度種故意留飲留宿至夜靜富翁台一美
貌愛妾去陪他宿歇其妾疑容恐不好啟齒富翁寫幾個
字兒與妾帶去他若問時將與他看自然留汝宿也妾領
其命欣然往之直到房前燈殘未滅妾將指頭彈門王華

問道是誰妻曰主人有事但求開門便知王華披衣而起
挑亮燈籠開門一看只見一個青年婦人往內竟走王華
抬頭一看好一個國色佳人那婦人進房坐在床沿之上
那一隻小脚真令人消魂怎見得有詩為証

濯罷蘭湯雪欲飄

橫擔膝上束鮫綃

起來玉笋纖纖嫩

放下金蓮步步嬌

蹴罷香風飛彩燕

步殘明月听瑤簫

幾迴宿向鴛衾下

勾引官去早朝

就是那點點紅鞋也有詩為証

幾日深閨繡得成

看來便覺有人情



一灣煖玉凌波小

兩瓣紅蓮落地輕

南陌踏青春有迹

東廂步月夜無聲

看花又淫蒼苔露

晒回西窓趁晚晴

王華見他坐在床沿上自己便坐在燈前問道小娘子至人有何事見教令娘子深夜到來那妾道請君猜之王華想了一會道小娘子有話直說小生寔是難猜那妾道主入着我求你一件東西王華道什麼物件那妾向袖中取出那幾個字兒走過來送與王華他向燈下一看寫的五個字是欲覓人間種王華會意道豈有此理即時取筆寫於末後道難欺天上神道小娘子已育回字了請回罷那

妾起了此心慾火難禁况見他青年美質又是主人如此大了胆走到身邊攙抱王華恐亂了主意往外廂一跑其妾將燈四照那裡見他便睡在他床中半夜眼也不合那裡等得他來至五鼓嘆一口氣竟自回了主人王華次早不別而行後來再不在人家宿歇一意讀書向後來秋闈得意至成化十七年辛丑科聖上修齋設醮道士伏陰朝天許久不起後至未牌方醒聖士問道士為何許久方起道士奏曰臣往天門經過見迎新狀元故此遲留聖上問狀元姓甚名誰道士奏曰姓名不知止見馬前二面紅旗上寫一聯曰

欲覓人間種

難欺天上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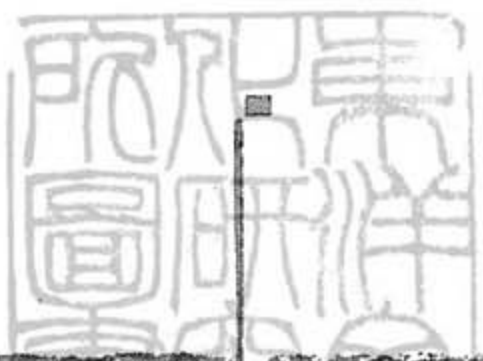
體

四

聖上置之不問後殿誌傳臚王華第一聖上試之寫欲覓
 人間種道此一對卿可對之狀元對曰難欺天上神聖上
 大悅道此二句有何緣故王華把富翁妾事一一奏聞聖
 上嘉之後子王守仁登二甲進士為寧王之事封為新寧伯
 伯子孫世襲其時一縣西鴨積成萬世樂華後來一個
 員與作徐晞是直諫江陰人就泰在本縣兵房忽一日
 令窮人喚名史溫是江陰縣廿三都當差的本都有一個
 史官童為二丁抽一酌的在金山衙門軍在籍已絕行
 忽神文官查同姓不親的里長去請史官



便用他是窮人那裡有鬼長便來動了皇子批在兵
 房是徐晞承應那史溫極了來見徐晞要他週全徐晞見
 他相求道既是同姓不親與你何干你自據理動呈自來
 帶觀史溫謝了歸家見了妻子道好个徐外郎承他好意
 再少也得二兩送他還須一个東道方好一時間那裡有
 這主銀子妻子道我還有幾件冬衣且將去解當也有二
 三錢只好整酒這送他二兩定是沒有史溫看了妻子道
 做你不着除非如此如此若還把我夫妻二人解到金山
 衛中性命也是難逃妻子應承到次早到縣裡動了呈子
 接徐晞到家坐下妻子整治已完擺將出來二人對飲徐



醉已醉辭歸史溫道徐相公我有薄意送你在一朋友處
 借的約我如今去拿一去一來有十里路程你寬心一坐
 好反等我回來說罷把門反扣上竟自去了不移時走出
 一個婦人來年紀未上三十歲且自生得標致上前道不
 萬福驚得徐晞恍恍答禮那婦人笑吟吟走到身邊道
 公莫怪我丈夫不是借銀子因無處措辦着奴家陪宿一
 宿盡一個禮丈夫避去今晚不回了徐晞所罷心不
 立起身道豈有此理沒有得與我罷了怎生幹這樣
 竟去扯門是是反扣的儘力扯脫了扣開門一竟去
 早史溫歸家道徐相公去了未曾見妻子道昨晚

隨即出來言語挑他不肯許着此
 史溫頓足道怎好今省定要起解了忙趕到兵房見
 臨道兄的文書今早已食押了也自絕去了放心再不
 話竟往縣外去了只因他一點念頭後來進京在工部
 該着寔能幹恰值着九卿舉薦人材大堂上薦了他就
 了兵部武庫司主事在部數年轉至郎中寔心在事請
 邊防宣德十九年朝議會推推他為兵部右侍郎都察院
 右京都御史巡撫甘肅等處地方從來三者出身那有這
 般顯擢只因不犯邪色直做到三品有一个對聯

徐晞登二品

尚輅申三元

終不絕有賦一篇單為清明而作

天下第一件陰陽是不姦淫婦女的事大如今日說浙江
杭州府錢塘縣本學一個秀才姓王名有道年紀二十五
歲了十五歲入學二十歲上幫補學業充足人有期望的
飽學聲娶妻娶孟月華小他兩歲且是才貌兼全的一個婦人
他父親孟鳴時一個大財主獨養女兒十分愛惜如同掌上
內明珠夫妻二人十分相得此時三月初旬清明節近孟
鳴時住在湖市新河堤邊是日清明着人進城接了女婿
女兒往玉泉上坟祭掃湖船住在昭慶寺前兩邊都到齊
下了船撐至徐大河頭上岸寬至堤上列下祭禮男男女女
女拜拜扶扶忙了一會只見那日自東北往祭掃的人絡

匆匆時晚更消風雨幾番寂寂寒食惟見梨花數樹醉
易忘老醒難別春問愁不為吹除佳節豈宜拋擲雨乃
單衣初試新火乍分野老盡隨逐隊也能上塚農人新
笠乘暗且復燒金翁仲解言見典亡之已數銅駝有恨
誰歲序之不居紙灰隨柳絮而飛麥苗為鳥為所啄長
秋廣陌喧傳蹴鞠之郎綠柳紅樓困打鞦韆之女柳絮
插柳在在聞鶯非憑花下之歌翻送杯中之物兒童傳
問不知幾個墟頭饒勝相遺自是三家村裡宿雨林香
難拾豪氣鳥語猶嬌刺天荒冢何曾動興能聞拂面紅

塵盡是尋芳歸去正是

棠梨花底哭聲聞

紙作穢灰伴蝶群

閒却藍溪先董在

年年看弟過山坎

那孟家一班人吃了午飯依先往徐大河頭下了船撐到岳坟湖口住了男男女女一班兒走到岳王殿上朝玉施禮前殿穿到後殿東廊繞過西廊出了環洞門又至坟園裡看了盡忠報國四大字分戶搶樹兩邊開又到坟前看那生鐵鑄成的秦檜長舌妻跪在地又往祠堂內看鰲山走馬燈出了後了徐徐的步下湖來重新出了跨虹橋傍着蘇堤緩緩而行遊不盡遊人以環車馬知雲穿紅着綠

同尋花十分有趣只見

嬌紅掩映軟綠交加如四子之濃粧似張郎之年少兩邊笑臉總是媚人數尺柔枋已堪藏鳥步步惜香不去時時帶月來看院落深沉閉平陽之舞杖樓臺移畫堂少室之仙妹而淨不染塵恍疑出俗暖風遲日若稅子之精神嬌鳥遊蜂似留穠之歡咲巧思引來吹笛曼聲聞是踏歌固知白晝易消惟肯坐問半日青春最好決勝千金來降人意忽逢馬上墮釵去恋香兒更洗花間象牙燭若待世吉無事難應夏復為春撲蝶多情綠樹更听黃鳥轉看花不語白頭非是翠娥憐



避之不已、難拈離手去那父陽西下眉月東生未免歸家思

更到了昭慶寺前這月華母親張氏要同女兒家去住住
與女婿說了王有道說去要子幾日便回來是了王有道

進了錢塘門獨自歸去孟家一班竟由松木場到了家這
孟月華在父母家好生快活住了十餘日不覺三月十五

了天氣悶熱起來他便想丈夫在家熱悶單衣在家箱中
鑰匙又在我處恐怕要穿一時焦燥起來未免怨賜着我

枕與母親言着此事急欲回家留他不住張氏說你既
回待我着人叫轎子抬你回去那裡這般樣說心下捨他

不在家止望留他再住一夜那月華等得耐不耐
走出心火不安他家門口是个船澳只見空船回到北關

門去的儘多月華心裡想道我便船裡回去到得門頭天
色已將晚矣我到家中進城不過一箭之路怕稍走回家

裡有何難事那裡定定要轎抬主意定自已走出門首叫

了一隻空船許他五十天大船錢進內與母親說了張氏

留再三要去此日父親又不在家又無人送月華只得
匙帶在身邊衣箱留在娘處明日拿來便了張氏只得

一女兒出門只見船中早有兩個女人坐在裡面他
塘門去的順路搭船月華見是女人只得容他在內船

母親開船來了那新河塘口兩岸景致且是好看他與那
 兩個女人說些話見那船已過了聖堂橋只見天上烏雲
 四起將有雨意看看黑將起來把船急急的撐那雨已是
 撮得着的了月華見天色沉重得緊船已將到橋邊月華
 想道船已到了此時天氣未晚路上遇着親戚體面何存
 倘然路上着雨一發不好意思笑來這雨已在頭上的了
 此間花園門首儘可避雨待他落過一陣料然晴的想來
 天黑些也無碍干事便交了船錢別了婦女竟上岸走到
 裡邊花園門首坐下外花園還未造定的裡邊都是木植
 跟山恐被人窺取封鎖好的聞外天得來八一間亭子行



人居住也未嘗有門他走在亭子下一看且是潔淨地下
 的卻是石板便在階沿上坐着只听得一聲响那雨來得
 好大撲面吹來月華把前面帘子閉上好生害怕事有奏
 巧只見一个年少書生也因雨大一徑跑將進來躲避原
 把袖子遮着頭的一進亭子放下手來見了雨下各吃一
 驚急欲退出那兩頓盆一般進退兩難只得施了一禮道
 娘子亦是避雨酌空月華答曰便是那人姓柳名生春乃
 仁和縣學秀才年已廿四歲了雖然進學然而學業淺薄
 自料不能期望是日因往湖市探親見天色有雨急急趕
 來見雨已大不能走得止前落後那有人家見有亭子一



直跑了進來見有女人在此心下不安無如奈何只得

背沿上坐下此時雨個人雙雙坐着好似土地和夫人

人祭祀的一般也說好笑五月華兒天色黑下來了

一陣陣越大得緊至于風雷閃電霹靂交加十分

悔之極早知依了母親明日回來也罷如今家下

知怎生是好又恐雨再不任閉了城門如之奈

這个避雨的人能懷着不良之心一下裡用起

也沒人知道怎脫得身又想道他是柳下惠

全我了心中只是生疑又想着拾黃金于道途

山室焉有不起心的道理此等心裡就像是打

今不住道能或者前世與他有一宿之緣也索完他

了只是不可與他說說其是姓各便是等那雨住越發大了

十二分着急沒奈何穩着心兒坐着那柳生書把自己道

袍脫下鋪在石板上浪着便問娘子府上住在那裡月華

見他問及心下道此人舉意了故意說在城裡遠得

生春道城門再停一會將開開了怎生是好月華道

雨漸漸的小去一時雲開見月生春把窓子開了

來就听得河口有人走過口中道又是走得快

也被關在城裡了月華與生春俱听得的道怎麼好月

道再早晴一刻也好進城如今沒奈何只得推開門方

進去柳生有心下怎不起意他看過大上感應篇的好
妻女第一種惡什麼要緊為貪一時之樂壞了平生心

便按住了往亭子外一看地下雖濕也可走得他竟走

河口小解又想這婦人必然也要解手我且走到前邊

上界坐一坐待他好行方便月華見他走了出去果然

分要解東張西望走出亭子就踉倒地上噴將出來有

首詞兒罪為就也小遺景像曰

綠楊深鎖誰家院佳人急走行方便揭起綺羅裙露出

花心現衝被絲苦痕酒地珍珠滿管不得情兒外馬兒

上人窺見

解完了立將起來自覺爽鬆了許多又進內靠着南窗

怨想道這人不見到來想是去了見衣服在地想他必然

要來若得他至誠到底方是好人只見蹊將進來道娘子

好了地下已花乾到開城之時竟好走了方繞橋邊荳腐

店內起來磨荳我叩門進去與他十文錢浣他家燒了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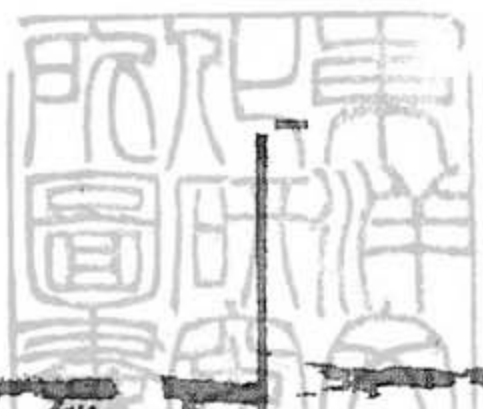
碗茶我已備用了小娘子可用了這一杯月華謝之不已

生春放在階沿上月華取來吃了把碗仍放在地下生春

取了拿去還他月華自言自語好一個至誠人又這般用

情好生感念去了一會叫道小娘了城門開了陪你進城

去罷月華應了一聲生春取了衣服穿着好了請小娘子



先行小生在後奉陪竟像待月亭曠野奇逢光景二入進

了城門月華道先生高居何地答曰登雲橋這娘子算居

在于何所答曰一畝田頭生春道既然待小生奉陪到這

門首便了月華道恐不是路不敢勞得道不妨娘子夜間

單車身行走想然而去也不放心二人過了倉橋不覺已到

門首月華道這邊是也連忙叩門似有人答應舍下一聲生春

道小娘子告別了月華道先生且住待開了門請到會

奉茶生春道不勞了一竟走去只見裡邊答應的是王

有道的妹子年紀一十八歲名淑英尚未有親的那

節家人小使俱睡熟的他自來聽看是何人叩門只

見華又扣兩下淑英又問是誰月華說姑娘是我淑英

是姨姨也月華道正是淑英起開了直嫂嫂為何

至此月華進門在燈下與淑英施禮道一言難盡又

哥可在家答曰他在館中月華推了門拿了燈進內堂

下道小使們為何不起來到勞動姑姨淑英說想都

的奴奴所見扣門起來相問若是別人自然要他去開

是嫂嫂故此不叫他門了嫂嫂果是為何這般時候獨自

不回來必有緣故月華說有一個人同我來的我一夜不

睡身子倦極待我去睡一睡明日起來與你細說二人各

自回房月華展開床帳一骨碌扒上床去放倒就睡去了

他一靈兒又夢在亭子中見本坊上地與手下從人說柳生見色不迷莫大陰陽快申文書到城隍司去醒來都是一夢想日分明說是柳生不知那人姓柳也不姓柳也不知是我這一樁事還有別家的事天明走了起來姑娘進房叫嫂嫂起身了昨夜回來必竟爲何月華道姑娘說來好天色日天色開熱我恐哥哥在家要換衣服一時便要回家小使叫轎許久不來我心焦不過隨喚船來滿擬到城門邊上岸走回家罷船到門頭天色尚早走進城來遇親隣不像體面不知在亭子上少坐待天色傍晚回家也不打緊即時上岸進亭子夫兩如注恰好一个年少

撞將進來見他欲待出去兩似益頷只得上前施禮初將我还不慌向後來天黑將起來十分煩惱又恐少年輕將急也急得死的問後天晴時節城門已閉這番心裡跳將起來十分又怕那人欲行反事誰知一个柳下惠一毫不敢輕覷他到走了出去直至四更往做豆腐的人家又去將錢買茶請我他把那茶杯致致誠誠放在地下後來問了城門他又送我到門首方去柳英道這個人那裡人氏各道問他說住居登雲橋柳英又問姓名可知月華道說也好笑方纔睡夢裡又在亭子上見一老者自稱本坊土地分付手下道柳生見色不迷莫大陰陽快申文書往



城隍司去淑笑道這樣姓柳了莫非是柳下惠的子孫二
 人正在相笑只見孟家一个小使拿了一隻皮箱一盒果
 品敬饌道親娘昨晚正要趕來到是娘說此時想已到家
 了明日早些去罷故此五鼓就起來到得親娘這裡正要
 進來見親娘和姑娘在此說話我聽見說完了方敢進來
 月華道方纔這些話你可所得全庄小使道親娘上岸往
 亭子裡坐遇見姓柳的起都記得的娘道出月十五娘四
 十歲親娘曉得的要接姑娘同去看有蘇文叫我與親娘
 先說一聲淑英道原來如此待我做一雙壽鞋送來月華
 道你往廚下吃了水飯回去拜上爺娘不須記掛小使使

聲厨下去了月華怕粧已畢着人分付些般果送
 書館中又作一書云母親壽日可先撰了壽文好去拜
 恐臨期誤事王有道見書方纔記得道也是不免之事館
 問就回來宿歇並不知避雨之事過了兩日又到書館
 下月華一日見天下雨觸目驚心做詩一首以記其事館

前宵雲雨正掀天 拚赴陽臺了宿緣
 深感重生柳下惠 此身幸比玉貞堅

寫罷放在房裡不曾收拾却被淑英看見袖了回房不
 不期過了兩日又是四月中旬到來王有道回家打聽
 壽禮物料埋齊備一到十五夫妻二人清早起來着小使



先將壽禮送去轎子到了二人別了淑英上轎淑英笑道
 嫂嫂這次不可夜裡回來恐再不能撞着柳下惠了玉有
 道听見心下生疑這話頭十分古怪欲待要說明白了起
 身又恐路遠遠暗了道也罷回來問妹子便了一竟抬到孟
 家一進門有這許多婆婆媽媽事情為他家收禮寫回帖
 上帳忙到下午方纔上席散得已是半夜在丈人家歇了
 次日清早只別了丈人竟自回了回家見了淑英道妹子
 昨日何說嫂嫂這次不可夜裡回來恐再不能撞着柳下
 惠了這話怎麼說起淑英說原來哥哥還不知道就是二
 月十五夜裡避一雨回家這一件事有道說妹下嫂嫂不曾
 對我說來你可仔細為我言之淑英道那日嫂嫂急欲回
 來沒有轎子僱船來叫到門頭天色尚早恐撞見熟人
 壞了體面上听在花園門外亭子上坐不期兩天得緊有
 一男人也到亭中避雨嫂嫂急欲進城雨又不住城門又
 開不得已機在亭中原來那人是个好人須臾天晴他往
 別處去了了後來五鼓嫂嫂回來上床夫睡又夢見往亭子
 上去見土地說他見色不迷申文往城隍司去道他姓柳
 住在登雲橋王有道不听這一番話也罷見說

怒從心上起

惡向眼邊生

罵道不賢淫婦原來如此無耻我怎生容得焉有孤男寡



女共下幽室况黑夜之中不起好淨的道理這罷了罷了
 除非休了免他一死淑英道哥哥不要差了主意嫂嫂是
 不曾有此事不信之時嫂嫂有詩一首現寫着心事即
 在房裡拿了出來遞與哥哥有道看罷道他在你面上
 出心事恐你疑心故意做這等洗心詩見你看看情赴陽
 臺了宿緣還是自己要他如此醜露盡矣不須為他遮蓋
 我決要休他淑英下泪哥哥不可造次你改日再問嫂嫂
 說个明白便和涇渭有道怒叫叫竟到館中去了到次日
 寫了一封書着家人拿了送與孟老爹親手開拆家人
 自拿到孟家送與論鳴時上手拆開也不說些別話只有

四句詩寫道

瓜田李下自生嫌

排向郵亭一夜眠

七出之條難漏網

另憑改嫁別無言

後寫王有道休妻孟月華某年四月十七日離昭又北一

个花押鳴時一看不知其意女兒為何有離書月華流泪

不言張氏道就是三月十五冒雨回去這一節事不知為

何女婿作此薄情之事孟鳴時道原來為此又無瑕玷何

必如此道我兒你也不須愁悶想歷久事明再冷落幾日

待我與他講个明白罷了正是

夫妻本是同林鳥

大限來時各自飛

且說柳生春自從那日回家理頭窓下其年正當大比宗
師發牌科考縣中取了送在府聞到也橫了一名六月間
又得宗師錄取一名科舉意出望外從今去看時事後場
不移時頭場將近因喪了妻子無人料理止得一房家人
媳婦又不在行只得自己備下進場之物到初八日黃昏
正要進貢院唱名搜備不想家人天吉一時抄子發起來
業已死了生春兩難之間道且把他權放在床待我出場
來殮葬他罷媳婦只得從命恰好到得貢院中先點杭州
府柳生春初進科場家中死了天吉心下慌忙之際一塊
墨已失下了心慌撩亂尋了一回那裡追尋只得回到

房坐下悶悶不已忽見前墨已在面前心下驚異天明題

目有了他初然又難下手須臾若有神助信筆而寫草草
完了到三鼓放出貢院到家扣門只見天吉在床上骨

碌扒將起來開門驚得妻子喊叫生春一見天吉吃了一

驚道你活了麼天吉道小入原不曾死是在日老相公來

喚我進場說相公今年三月十五夜不犯女色土地申文

到城隍司即時上表于玉帝之前玉帝即喚杭州夜遊神

問道果有其事現今主有道妻子孟日華夫妻離異玉帝

聞奏即查鄉榜中有海軍孫秀才前月好一寡婦理該創

舉將相公補中上去是第七十一名相公的墨失在明遠

樓下是小人尋來與相公的還有許多說話那今科該中的祖宗執紅旗道場上書第幾名貼出場的是黑旗先聽在舉子屋上的白旗的都是副榜餘者沒有旗的生春所罷不犯女色滿心歡喜恐文章不得意又未知怎的打發了監軍次日往一畝田一訪果然叫做王有道妻子名爲孟月華嗟嘆幾聲道且再處着走了回來堪堪三場已畢柳生春卷子是張字十一號落在易一房是湖廣聘來的推官名喚申高他逐卷親心任重恐有遺珠三復看閱柳生春卷子早落孫山之外矣四百名卷子取得二十六卷

意二十六卷又加意細看存下二十四卷仔細研取定

十四卷正待封送只見張字十一號一卷是不取的不知怎生渾在十四卷內推官看見吃了一驚道自不小心怎生把落卷都渾在此間親手丟在地下道再仔細一看不要還有差錯一卷一卷重新看過數來又是十五卷這字十一號又在裡邊想道我方纔親丟在地怎生又在問真真之中必有鬼神展開再看果然難以圈批不得已而已矣淡淡加些評語送到京考房去然後二三場也以此圈送去時後於榜張字十一號竟中了第七十一名玉有道也是易一房的門生中第十一名那報子往家報過未免搜尋親戚人家孟鳴時家裡報得好不

不知孟月華所見反在房中痛哭怨暢那日不回家去也
能着甚來由一个夫人送典別人做了便手提電筆寫白

新紅染袖啼痕溜

憶昔年時奉箕箒

如茶衣垢同苦辛

富貴貧窮期白首

朱顏祇為窮愁枯

破屐作笑為君娛

無端忽作真須有

將我杳然地土蕪

散同覆水那足道

有眉翠結那堪掃

自悔當年嫁薄情

今日當成難自保

水流花落兩紛紛

不敢怨君一逐視君

今日半洋

未知還念否

又曰

去燕有歸期

去婦長別離

妾有堂堂夫

天心竟爾變

攜乘歸娘家

在家欲何之

有聲空嗚咽

有泪空漣漣

百病皆有藥

此病諒難醫

丈夫心反覆

曾不記當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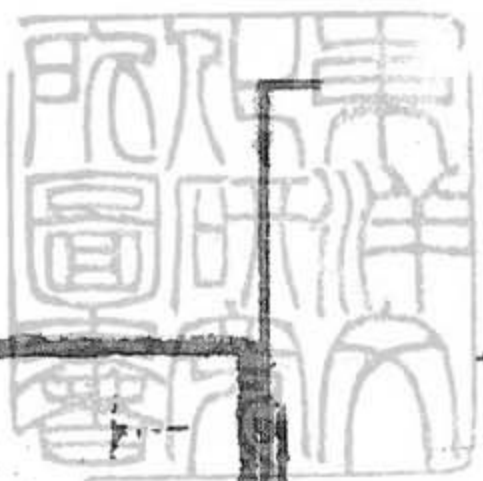
山盟併海誓

瞬息且推移

吁嗟一女子

方寸有天知

且說那些新中的舉人舊規先要省房師即時恭請申



官的門子寫了七个舉人的名姓在那邊尋來尋去這般
問一時間問着了柳家天吉那門子領到三司廳裡同年
各各相認內中杭州兩名嘉興兩名湖州一名紹興一名
金華一名齊齊七个舉人門子引進至公堂再到易一房
一齊進來參拜申高留他坐下好七位賢契俱有抱負都
是皇家柱石內中那一位是柳賢契柳生春打恭道是門
生申高把他仔細一看道賢契你有何陰陽之事可爲
言足之所生春心下已知王有道中了要使他夫妻完聚故
意意難點五月華許多好處道念門生德薄才庸蒙老師山
斗之思提筆孤寒並一臺陰陽申高道不肺賢契說



卷已失親于子矣不知念店又在面前如此者三次若
莫大陰陽焉有鬼神如此鄭重平生春道門生自小
太上感應篇內中如淫漁色是第一件罪過門生灑上
從今春三月十五晚避雨於武林門外亭子中間不期進
去先有一婦在內彼時門生欲出則大雨益傾欲進則婦
人悲惋那雨又大加之風雷之猛後來畧住只城門已閉
婦人乘濕欲行彼時門生想道他是個女流因門生有礙
有道疑心可故此趁濕而行心寔不安其時門生去了後不知其婦如
何王有道忙向柳生春道年兄知他姓甚名誰柳生道男
女之間不便啟齒怎好問得王有道忙對申高道老師



剛之婦正是門生之妻衆人愕然這般果有此事亦在
 年兄這也難得行王有道說後來門生知道疑爲此事莫
 有四月間棄了申高所見道賢契差矣方纔柳生之言也
 于無心話是寔的何辜屈陷貞姬令人聞之酸鼻柳生道
 不知就是年嫂多有得罪了在弟原無意欲爲之心莫須
 有三字何能伏天下那五位同年道年兄快整鸞鳳速速
 請回真有負荆之罪了柳生道年兄赴過鹿鳴弟當同往
 迎取年嫂先聚申高道玉生你得意之時不宜休棄貞
 柳生道宜請歸王有道說老師與年兄見教領命是了
 院得按院着承差催請各舉子簪花赴宴申高拱一

各人齊上明倫堂掛紅吃酒看見得有詩

集唐

天香分下殿西頭 華元且 獨許君家孰與儔

月裏仙姝光皎皎 李郢 人間清影夜悠悠

九霄香沁金莖露 于武陵 八月京生玉宇秋

約我眞寒探兔窟 注水雲 凌雲高步上瀛州

只見這九十名新舉人上馬攀鞍揚眉吐氣一個個往大
 街迎到布政同赴鹿鳴宴王有道與柳生春二人敬了兩
 京考併察院房師的酒竟自先回了回出武林門外往新
 河堤二人並轡而行竟到孟家鳴時吃了一驚見是女婿



道聲恭喜了只是屈害小女柳生春道老先生不須說今
愛之事已與令塔坦講明了同避雨的就是學生今特奉迎

令愛孟鳴時見說忙忙進內與月華說知月華見說既是
那生在任此正好觀面講明免玷清白竟走出來柳生上前

作揖年嫂不必提起王有道上前施禮道我一時狐疑來
竟如此已見心跡特爾親迎月華便不閉言張氏勸女兒

同去于是孟鳴時夫妻兩口併女兒三乘轎子同行兩舉
人依先迎進城來到了王家下馬進去時親友擺下酒筵

作賀柳生告回有道說年兄同飲三杯不然留此盡歡恐
年嫂等久柳生道弟寒小荆棄世久矣有道驚問幾時轉

絃柳生道尚無媒妁有弟道說小弟有妹淑英今年十八年
元不素以奉箕箒如何孟鳴時見說道好得緊小弟為

月華所見說今日真道酒席親友俱在待我與姑娘等
親友一齊歡喜柳生春一齊應騰報他一日雙喜領與

相讚禮夫妻二人真不即才女貌正是
晚上洞房花燭夜早間金榜掛名時

還虧久旱逢甘雨矣方得他柳生遇過故知
太上感應篇益德盛矣已乎柳生若不信心則避雨之意已

作行雲之臺天使王有道棄妻不日無辜柳生春求名安
能自幸敬破鏡重圓斷絃喜續若非陰騭烏然得此其美哉

所謂陰陽關天者非非細若行數善者類改變則陰陽之
報現於面也自云錢可通神雖錢財可通謀事而成事全
在天也陰陽錢財相為表裡有錢財而無陰陽作事似舟
無水行而不能通達有陰陽而無錢財謀為如若有神助
無往不利余演二十四傳非等慾宣淫言冥引邪歸正普存
陰陽受福無量凡人一切事切勿以善小而為勿以惡
小而為之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力天地間一尊活佛也其
福豈淺鮮哉

復評

天下最易動人動者莫如色然哉人德行積已稱命者

知禍淫福善神天其懸故玉華連娟不誠遊登雁

之首徐瞻見色疾遊厲鳥凌擢鳥之尊師生遇濟不

率補科名之錄苦波軒生無狀者其敗亡慘毒之

又曷可勝道哉古云諸惡淫為首百行孝是先親者

宜

至自警焉



世宋之非以言文雜文雖其英傑亦固與文無涉
當謝其一寔始於其首之文則言文雖其英傑亦固與文無涉
一升之典俱亦一升之歸者然文字雖出於眾手而纂錄
王文雖與奉黃書等辭則其思蓋王言其與是呈辭則
傳首言雖始呈奉言其與則其思蓋王言其與是呈辭則
六月無事言其與則其思蓋王言其與是呈辭則
皇帝聖旨與言其與則其思蓋王言其與是呈辭則
其與則其思蓋王言其與是呈辭則

以言文雜十卷 元氏本 王蘭堂藏書

世端

批書風木忠美樂代發人祇賦各出甲寅六月十八日

第續七回

木知日真托妻寄子

君必擇鄰交擇友

堪恨世多輕薄兒

交財財盡兩開交

急難之中無一人

賢聖格言當遵守

容貌堂堂心內醜

倚勢勢無各自走

酒食弟兄千個有

處友的如雷陳管鮑自不必言這是友中之聖矣人主五
倫中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如君臣際會受了君王
俸祿忠事于君後來封妻蔭子顯祖榮宗皆是君王賜的
厚恩為臣的時刻懷着定與皇家出力分所當然之事也

父子有天性之恩兄弟有手足之愛夫婦恩深愛重俱是自然的親熱至於朋友一節又非親枝骨肉原何談得同心合意原取得信字孔聖人道朋友信之朋友若不相信將什麼來親熱如范張雞黍也只爲信後來世多輕薄所以列孝標做下一篇廣絕交論傳於後世如今日說個托妻寄子朋友出在直隸徽州府休寧縣人氏姓木名知日他這個姓千家姓上有的號日子白以販生藥爲業年紀三十歲取下妻房丁氏止得二十一歲生得一貌如花溫柔窈窕夫妻二人如魚似水十分恩愛生了兩個兒子大

的六歲乳名關孫欠的三歲乳名辛郎父母十分愛惜本

守白爲人骨肉六親不與交往至于嫡親侄兒意待以然止得一個朋友姓江名仁乃同邑人氏其爲人丰稜雅飾純謹溫和與子白財交絲毫不苟子白前以家事暫托則默默週支無一不辦趁密數年愈勝初交子白以江仁爲天下忠厚人也正是

人情若比初相識 到底終無怨恨心

子白遂有托妻寄子之心于是擇日置酒相邀正在初夏暮涼之際把江仁接到家中着妻子出來相見置酒後圓一桌同坐夫妻朋友兩個姓兒其是五個大家吃酒舉目四顧綠肥紅瘦但見

東園桃李候已醉春北渚樓臺凄然人夏麥候清黃
未接梅天冷煖無常閣閣池蛙一部移來鼓吹勞勞
布穀數聲催動犁鋤窓裏人孤數到黃梅之雨樽前
病起吹殘花信之風藕發新荷纔如錢大蘆抽細笋
未及錐長書紙爲棋鸚鵡尚能亂局敲針作鈞帽候
偏喜垂絲不殺不齋也能留客既耕既種還愛吾廬
鷺爲窺魚拳足眠依河渚雀綠梢蝶番身闕動階塵
葵花香入筆床榴火笑憑衣桁探支未登之穀厭棄
讀了之書且起修齋寺裏看供千佛宵來治具湖中
滿十人箭石而數盡系拾花以彈燕子農陰松下

母妨漫叟科頭小爾溪南報道先生遲棹

不知日令家中僕從婦女數人悉至園中當面言曰吾年
三十已揮汗金目下欲專往川廣收買藥材到各處去賣
家中妻孥子幼雖手足甥侄無人可托今江宮人青年老
練忠厚有餘累試不苟我所欽服今將千金家事幼子婚
妻盡托管理在妻只以親叔待之爾童僕婦女一聽處分
生意交易每置二簿出貨人則亦皆江弟掌管汝母子勿
以異姓有違卽進酒一杯再拜道吾弟金石爲心水霜爲
節吾無所言倘見幼痴頑當念吾一面幸勿含意江七推
却再三不肯承領于白怒曰吾弟交情欲於此絕耶江七



變色跪曰長兄勿怒小弟領命便了又令丁氏下拜江仁
 忙答痛飲盡歡而罷次日收拾長行兒女牽衣只得洒淚
 而別江仁就外廂宿歇足跡不履中庭寸步應酬往來交
 易生意無不得人之歡心童僕大小無人不得他恩惠其
 機深計密人不能知豈料入洞放刺一日假意忙忙竟入
 內室丁氏一見道叔叔有何說話至此江仁笑曰我見嫂
 嫂淒涼特來奉陪丁氏正色道我夫托妻寄子要叔叔照
 管緣何言出非禮江仁笑曰嫂嫂我今炤管嫂嫂故此進
 來陪你丁氏往內房徑走江仁隨後便跟丁氏回身閉門
 江仁一把攔住丁氏松呼小使江仁恐被看破飛也似跑

出外原心下十分懊惱想道此婦止可智取不能力擒
 再過兩日一定到我手裡正是

畫虎畫皮難畫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

了氏自此把中庭之門緊閉小使出入着令隨手關門丁
 氏把他日用三餐比前竟淡薄了江仁愈加惱恨道憑你
 怎生貞潔少不得落吾彀中

托妻寄子敬如神 一旦番為狼虎心
 美殺雷陳和管鮑 如今安得羅殿人

未知日一去三月到了廣東收買各色藥材將次又往西
 川去買他把家中事務竟托了江仁信然停妥竟自放心



生意這江仁一日歸家着了幾個童僕道某日夜間你可
 往木知日花園將器擺入園門過了軒子兩邊廂房內儘
 有所蓄盡情取到家裡不可有違童僕會意江仁又到木
 家料理生意只見一日報到後邊着賊江仁假意道好不
 小心為何後邊失于防守丁氏氣得面如土色深責僮僕
 江仁道嫂嫂哥哥托付千金今去十分之三若再不防恐
 又失所不如待我每夜做房在于後面以杜將來可使得
 丁氏想道此人心懷不良若移後邊落彼局矣道叔奴
 不須移動我自着安童防守可也江仁見計不成想這婦
 人這般做作且喜三百金資囊已入吾手即時回到家中

僮僕一交明江仁各賞二錢銀子又往木家而來早晚
 伺候下事行奸却好一晚安童吃了夜飯竟往後邊安睡
 江仁正出小解見安童往內竟走悄悄尾在後邊安童推
 門進去正是合當有事門竟忘關被江仁已入內邊見丁
 氏還在後邊炤看江仁竟扒於丁氏床下席地而睡丁氏
 洞房中閉上房門吹燈脫衣而睡頃刻之間只聽得丁氏
 微有鼾聲他悄悄的扒將出來坐在丁氏床上彼時正在
 伏天噴熱之極丁氏赤身不蓋被的到被江仁一毫氣力
 也不消費早已抽動矣丁氏朦朧之中驚醒道不好了着
 人手批欲待要叫也被他直搗黃龍矣沒極奈何只得順

從侮弄道你怎生進來的哥哥萬一知道看你怎生見他
江仁道嫂嫂放心夾做得乾淨不與哥哥得知他又惹
丁氏前番光景心下原要出氣便放出分外工夫又把丁
氏捧了受嘴丁氏興發起來便自柳腰輕擺鳳眼也斜酥
胸緊貼玉臉斜偎猶如戲水鴛鴦却似穿花蛺蝶彼此多
情不覺漏下三鼓矣丁氏說妾本堅貞被君有瑕惹後如
此被人知覺奈何江仁道暮夜之間有何人知覺又不隔
街穿巷門內做事神鬼難知只是哥哥回來之時未免與
你拋撇如之奈何丁氏道你爲人真不知足江仁欲求再
會丁氏曰但得情長不在取色江仁曰固非貪淫但非此

不能盡衷愛也陽臺重赴倍覺情濃如此歡娛肯嫌更

丁氏端端正正一個貞節婦人被這奸棍敗了名頭

托妻妻子已遭奸况理家固暗竊錢

如此良朋添一位木兒性命也難全

丁氏自此中門不閉任從出入家中童僕俱已陰知水家
甥侄六親悉知其事所恨木知日一時不到耳一日後園
又失于盜丁氏深責安僮江仁在何不勸安僮懷恨私謂
僕從輩官人去不多時娘子便與江官人通奸無日不爲
昨夜江官人回家就失了盜事有可疑今娘子痛責於我
江官人任地打我口也不閉做我不着我逃到廣東見了

官人說破此事方消我恨衆人道只怕官人早晚回來自
然曉得何必奔走安僮立定主意一心要到廣東便自
了衆人出門去了曉行夜住宿水飡風不止一日到得廣
東訪了兩日得到主人家裏問信方知木知日四川去了
從新又走起來正是

歷盡風霜苦 方知行路難

饑餐渴飲戴月披星走了幾時方到得四川重新訪問得
見主人跪下扣頭具言前事道初然江官人前也還好後
來用計奸了娘子竟穿房入戶甚不似樣後園連遭三
次分是江官人之所使也主人連回若再不退恐又遭

計中木子白聽他言語大喝曰夫魁在奴無故發此謗言
毀辱上母汝失防門戶以致被盜主母責之汝乃此家法也汝

恨其責故生事端妄言害主江官人他是仁厚君子背地
謗他可恨之極盛怒而笞安童歷行川廣辛勞已極又獲
重責痛苦在心欲待回歸又無盤費總是歸家必遭逃走
之刑情極計生走到川河口縱身一跳死於川河口已人
水去一靈不散悠悠蕩蕩復休寧凡木知日親友人家

無不托夢哭訴前事又道江仁竊取三次今某物現在某
處某負責在某家其木家甥侄親友隨往彼處探聽果然
不差故此鄉鄰親戚悉知江仁獸心人面只待木知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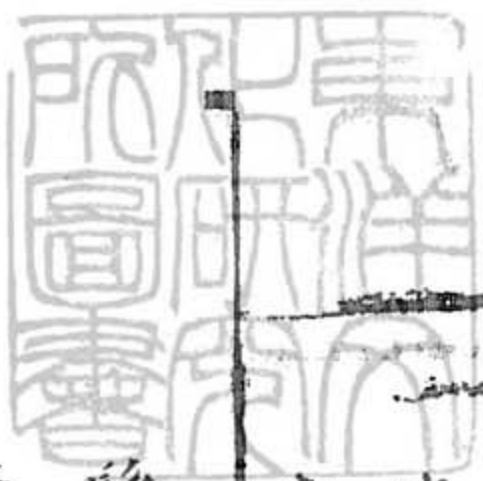


豕方好通知且說木知日貨物收齊收拾打點歸家正
暮秋天氣取路前進則見暮秋光景

凄然心動者維秋之暮焉樹始葉黃人將頭白雲飛
日淡天高氣清蟬千聲而一鳴木萬葉而俱下登山
臨水還同宋玉之悲追昔撫今不減杜陵之興柏葉
村如賣杏菊花天似熟梅郭外青霜已凋蔓草庭前
白露暗濕木樨紫蠟初肥致自新安賈客紅萸酒熟
買從舊歲人家天黍油油似戴花橘柚纍纍而垂實
清砧振野預愁邊地烟霜旅雁啣蘆正苦異鄉孤米
曠酒多收晚稜衰年先授寒衣絡緯善啼織愁人之

鬢髮芙蓉多恨寫怨士之文章所水易枯琴絃轉暗
意懶不題玉宇手聞試鼓霜鍾月解生愁玉夫人一
時之秀花應把瘦李易安千古之辭已傷枯樹江潭
何況飄蓬寒玉

木知日到得家中已是隆冬之際到了徽州藥材發在店
家次日歸家路次忽見親侄木陽和乃府學秀才遂挽叔
手歸家房去妻奴含泪而語曰昔審本心貞潔被江仁幾
次謀奸醜事彰露已久何受江奴之欺乎知日怒曰我平
日不厚宗族汝故乘機訕誘欲絕我金蘭之友拆我質淑
之妻拂衣而出正欲舉步却被安僮舉手一推跌入門內



僵仆于地。陽和慌忙扶救。平日方懸拭淚。嘆曰：夢那鬼耶？
陽和命妻兒進茶，仍屏去妻房，跪而言曰：「先叔若壽常之
輩，後非骨肉，亦不敢言。但先叔堂堂丈夫，任爲骨肉，辱
門數戶之事，安得不言？但婦孺豈負不許聞江仁施謀巧計
墮被術中，無奈相從此。是小侄至言，惟先叔察之子，自扶起，任
兒道我知之矣。待我歸家，陰覷情宗，察其動靜，相機而行。
便了，遂別陽和，竟回家中。江仁一見，吃了一驚，施禮已久，方
能開目。此亦有負重托，羞見知日，心怯情屈，故有如此光
景。知日進去了，丁氏接見，萬千歡喜，開孫學內攻書香，平
日見了，走到身邊，自有依依光景。家中大小男女

不免得依次序相叫。丁氏擺下接風酒，爲丈夫洗塵。
小使接江官人進來吃酒，小使去了，進來道：「江官人
看了，那崇口中言，願請到門管門的扶他回去了。知日是
道必是安童在祟，我方纔在佳子家，分明見安童把我
推故此跌倒，我進門時，見江仁有個呆的兒，學了丁氏
丈夫坐下，吃了三杯，知日便問丁氏：「我一去後，江叔叔
你如何？」丁氏見說，流下淚來，道：「是你自由，不識好友，把
事一直托之。從君去後，未及三二，竟進內室，我卽正色
言他反許多輕薄，彼時欲鳴親族，逐彼出去。我又想，你
他家中生意，他若一去無人料理，你歸家必要怨我。只得

僵仆于地。陽和慌忙扶救。平日方懸拭淚。嘆曰：夢耶鬼耶？陽和命妻兒進茶。仍屏去妻房。跪而言曰：老叔若尋常之輩。後非骨肉。亦斷不敢言。但今老叔堂堂丈夫。任爲骨肉。辱門敗戶之事。安得不言？但婦孺堅貞。不許聞。江仁施謀巧計。墮被術中。無奈相從。此是小侄。至言。惟老叔察之子。自扶起。任兒道：我知之矣。待我歸家。陰覷情宗。察其動靜。相機而行。便了。遂別陽和。竟回家中。江仁一見。吃了一驚。施禮已久。方能開目。此亦有負重托。羞見知日。心怯情屈。故有如此光景。知日進去了。丁氏接見。萬千歡喜。開孫學內攻書。書卒。郎見了。走到身邊。自有依依光景。家中大小男女。

可未免得依次序相叫。丁氏擺下接風酒。爲丈夫洗塵。知日着小使接江官人進來吃酒。小使去了。進來道：江官人看了那崇口中言顛語。倒的管門的扶他回去了。知日是道必是安童伴崇。我方纔在任子家。分明見安童把我一推。故此跌倒。我進門時。見江仁有个呆的。先是丁氏請丈夫坐下。吃了三杯。知日便問丁氏：我一去後。江叔叔待你如何？丁氏見說。流下淚來。這是你自己。不識好友。把家事一旦托之。從君去後。未及三月。竟進內室。我卽正色而言。他反許多輕薄。彼時欲鳴親族。逐彼出去。我又想。你托他家中生意。他若一去無人料理。你歸家。必要怨我。只得



舍忍叫起小使方纔出去。而着待他改過罷了。只把中庭
 之門時時緊閉。他無能而人絕。他念頭未及幾日後。圍被
 盜。彼又生情說。後面不謹慎。乃無人宿歇之故。又要進來。
 安歇我堅執不容。我自着安童。照管便了我心甚惱。供他
 三冷茶飯。此前淡薄了許多。使他無顏。必然辭去。誰知他
 計深心險。六月初九夜間。天熱赤身睡着。房門閉的。他預
 先伏于床下。後知我睡熟。被他奸了。彼時要叫起來。此身
 已被他玷污了。當時就該得死。方是我想兩個兒子無人
 管他。一死之後。家資必然偷着。舍羞忍恥。等待你歸。今已
 心這一棍。是家財過。知日聽罷大怒。罵道。這一個銀
 心。這一個銀。

我何等待你抄行此心。我怎肯于休前八月間。安童

到川中把此事細細說了我心不信。反痛責一番。他忿怒
 不遇。投在川河死了。我今日回來。侄兒陽和扯我到家。親
 及此事。與安童之言無二。方知害了安童。今據汝言。想來
 也是寔的。論理具該殺死。然這奸情出彼。牢籠是非。你意
 你今也不可知。短見我自負有真。可說之間。只見關孫進來。
 見父悲慌。忙作揖。知日歡喜道。見你記念我。麼關孫說。日
 日念着。記掛你的。就坐下吃酒。至晚丁氏道。你辛苦了。進
 房安歇。我今不得相陪了。知日道。為何丁氏說有何顏。再
 陪。枕席。知日說。不妨。就是此事。還要明于親鄰。訟于官府。



怎肯于休。比如兩人一處行好，雙雙殺死，再有何言。如今撒手，焉有殺的道理。我氣不平，畢竟告他。正要你把本心實他，使他無辭自甘伏罪。你若一時尋死，他便死無對証。一毫頓得沒有，可不到便宜了他。且待我出了他的氣，然後再處了。氏只得伏侍丈夫睡了。且說江仁一見未知日回來，他于理歉然，辭窮理足，連口也開不得。又被安童靈魂附在他身上，作怪回家，見了妻子，便勃然怒道：「今日你與木知日兩個通情，我定要殺你。」他妻子方氏年方十八，稔致非常，極其賢慧。一見丈夫說及此話，道：「你想是心瘋了，原何亂語胡言，是何道理。」重僕一齊笑將起來。江仁大

怒你笑什麼，連你這些奴才合夥做事，都要殺的家人。私謂方氏曰：「想官人真是瘋了，倘然真個拿刀弄杖起來，到也要防他言之未已。」只見他明晃晃拿一把刀，向內院來。方氏急了，就往房內一跑，把門拴上。家人執棍將他手內的刀趕去。一下那刀早已墮地。一個家人上前搶了便走。兩個人捉他抱住。方氏道：「你們如今抱他在後邊空房裏坐着，把門反鎖了，再處。」家人把他在了進去，依計鎖了出來。方氏道：「如今怎麼處？」一個家人叫名阿順，日常間有些論頭，他道：「小人們是些粗人，就是官人行兇，還好防。在娘子怎生驚嚇得起。此病上身，那得就好。如今還是。」

他是個上策這瘋的人。那裡知道好友萬一失手悔之晚矣。方氏道我父母亡過又無手足在官人面上止得一個伯父又是孤身又無甥侄何處可避阿順道如今把家中細軟衣服金銀首飾待小人一件件登了帳簿封起了再處然後把家中動用棹椅床帳放在三間樓上登了帳目封鎖好了。緩去樓梯藏過免他打壞了其餘銅錫器皿玩器書畫已登記明白把箱籠貯好了也再處然後出空了房子把前後門關鎖好上的。楚他在內跳打直等好了然後回來如何方氏道肚飢不餓死了阿順道曉得肚飢到不瘋了方氏道萬一差池如何是好正在那裡計

議只聽得江仁在隔壁亂罵他。那反鎖的門亂推亂扯又如播鼓的一般。打上幾陣嚇得方氏立身不住道思量一個安身所在方好阿順想了一會止有木官人他前起身時將家園妻子把付我家官人不知官人是何主意使我們連倫二次。然而木官人尚未歸家。况丁氏娘子一人在家也好安身。但恐衣飾之中扛去暫留。倘然不密露出木家一件東西。干係重大。所以不好去得。方氏道封鎖好的怎生得知。到是他家十分有計議已定。方氏收拾內房金銀細軟阿順登記其房頭男女各人收拾自己東西往木家移去。又將木植動用一應傢伙封鎖樓上米酒柴房

盡行鑽好。阿順着人挑了兩担吃米。隨着方氏轎子而去。其餘箱籠序次扛去。寄圍方氏無奈。只得抬到木家而來。家人報與丁氏知道。丁氏想道：不知有何原故。連忙出外迎接。進了中堂。兩下施禮。坐下方氏道：拙夫探蒙娘觀看。管奴家常常感激。不知昨日歸家。一時瘋顛起來。家下十分怕人。口內胡言亂語。拿刀殺人。驚嚇不起。敢借府上暫住幾時。不知見許否。丁氏見說。心下暗警道：怎麼這般發狂。道娘娘在此。只是簡慢勿責。只見外邊走進一個人來。却是木知日見了方氏施禮。忙問妻子江娘子為何而來。丁氏把瘋狂之病言之。娘子害怕。借居我家。知日道：原來



如此冷笑了一聲。道：外廂他丈夫的卧身。端然可住着。今到彼住下。其餘手下人各自有房居住了。此蓋沿酒餽盡他客禮。一邊扯了丈夫道：他丈夫用計陷我他妻子。上門來。豈不是個報應公案。知日紅了臉。說道：豈有此理。他丈夫行得苟且之事。我乃堂堂正氣之人。怎麼去得正。是寧使他不仁。真叫我不義。

故此丁氏獨陪方娘子。知日又往各處拜客。不題。且說江仁。彼安童附體。弄得他家中七零八落。一心要報川河之恨。江仁起初要殺人放火。趕散了一家之人。心下便想往街坊上來。他左顧右盼。不得出來。好生作事。不期到了次



日方氏着人看他怎生動靜。四個家人一齊前往開門。門一直進去。走到後房。並不聽見一些動靜。大家到塔門口。往內張看。並無影響。阿順取了鎖匙。輕輕開門。一看不防。開得門。江仁一撲把四個人嚇得都跌倒在地。江仁往外飛跳去了。大家扒得起來。不見了家主。一竟尋出門來。並不見影。鄰居道。往那邊跑去了。又見那邊來的路上。行人道。一個披髮的。往南門去了。阿順忙鎖上大門。一齊趕到南門。又道。在城外。四個人出了城門。見主人立在下渡溪橋上。手舞足蹈的。在那裏大呼小叫。家人趕上橋來。江仁看見。仙向橋下一跳。家人慌了一齊下橋。急急趕去。

那那溪流急得。某人日不知那裏去了。
 着兩個一路往下流去。看阿順回到家報與娘子得知。道娘子不好了。方氏驚問為何。阿順說。官人跳在下渡溪裏死了。方氏哭將起來。木知日見說。同丁氏出來細問。阿順把從前去開門。她由南門下渡溪橋上跳下水。光景一說了。知日與丁氏暗暗嘆息。一面勸着方氏不要啼哭。是他命該如此。強不得的一面。着阿順再去撈屍首。所
 在遠來回報。方氏道。棺木衣衾之類。還須伯伯料理。知日道。不必你言。我自週備他。便了。直至次日。阿順來報。我們不知道。只管把下流之處。打撈。誰知端然在下渡溪橋邊。

知日着人抬了棺木衣衾與了方氏轎子抬去同往看
入殮正是

三寸氣在干股用 一旦無常萬事休

方氏啼啼哭哭的送入了材知日喚人抬至江家廟裏
厝方氏與知日送到坎邊辦下祭禮方氏哭告事畢一竟
回來方氏着人在自己家中設立靈位次日移回阿
四人歸家歇宿睡到半夜聽得神號鬼哭撒着沙泥
四個人一齊吶喊巴不得到天明一溜風往木家來四
人一路之商量夜間如此驚怕倘大娘子又要我來
如之奈何兩眼說再悅得利害些連他不敢回來方好你

何到不要七差八纏待我一个開口你們只要幫助些見
自然不着我們來了說話之閒不覺已到見了方氏道夜
來實是怕死人也一更無事二更悄然一到三更時候一
把沙泥那鬼四下裏哭哭啼啼把樓上桌椅打得好响
聽之中有十數個披頭散髮的跑來打去直至雞啼方纔
無事今日死也不回去了方氏見說先自害怕把那回去
心腸去得冰冷道既然如此不回去又不好只管在此混
擾得又沒處設個靈位供他就要做功果也沒個所在阿
順說不難官人設在下渡溪中在那橋邊人家租他一間
房屋做些功果把自的住宅租與別人將那邊的租錢還

可木官人把靈位就設在大娘子房中豈不是好方氏道這話說得近理只不知木官人與娘子心下如何阿順道我看木大官人胸襟洒灑氣宇軒昂必然肯的方氏走進去正要開口丁氏道方纔阿順之言我與官人俱聽待了你安心住下只是我官人把我們托你官人照管你官人薄行得緊論理起來不該管這般閑事方好但此事與你無干如今到是我官人照管你了方氏稱謝不盡那些追修功果俱是阿順料理把家中什物都移到木家那房子已有人租去了且說木知日過了新年前賬盡情取訖便自己在家生意竟不出去了不期安童一靈不離他又去

迷着了丁氏一時開見神見鬼發寒發熱起來醫生下藥石上洗水求籤買卦都說不妥只病得七個日子嗚呼哀哉可憐妻下兩個小兒子一個八歲小的五歲哭哭啼啼好不傷心木知日因他失節於人這死還是便宜想起結髮之情丟下兩個兒子心下十分苦楚免不得又是一番未足之事這內裏之事到虧了方氏又管着兩個小娃兒與他梳頭洗面冷煖衣裳木知日十分感激着他不期又是丁氏週年一時將到未免誦經追薦下帖子接取本宗五服之人是日都來會聚未陽和見眾親俱在他便說出兩句話來道今日宗親俱在老叔服已闕了奈何內室無人

餘全虧了江娘子內外煥管。今江娘子又沒了丈夫，不若在下爲媒，成了這段姻緣。列位意下如何？家人見說，一齊其然道：好！還是讀書人見識高妙。如今就兩下裡說將起來，先與知日說了。起初不肯見任兒，再三再四親友講助許多，你再不成全此事，這番叫江娘子瓜李之嫌，到不便住在家裏了。木知日已覺心肯，木陽和又到裏邊與方氏說了一番。方氏只說沒福不能當得。一衆諸親都來稱讚方氏不做了聲，已是肯的。木陽和把通書一看，道：今日是黃道直星十分土吉，登時把素齋又換了成親席面。一邊使人轎座連迎仁牌位同化，兩邊準備做親到取來拜了。

和合見了諸親各人，就筵歡飲，直吃得東倒西歪，只

和合道：老叔祖諸親在此小任口，括八旬以汚清。道

托妻寄子友之常 單將江郎太不良

反竊貨財圖富貴 巧奸婦女樂心腸

安童爲爾川河賴 下汶溪中足可償

貨殖歸原加利賄 山妻從木已亡江

誚親大笑，看將起來，分明是一部顛倒姻緣小說。又說

還像王三巧珍珠衫樣子一般。又說道：都是我淫人婦

人不淫我妻的題目。木陽和笑道：你出了這般題目，我



做一篇現世報文章大家哄然而笑散訖後來知日與方
 氏到老兩小兒讀書俱已成名各有官家婚配昌盛累世
 皆因木知日不依丁氏行奸上蒼默佑以享此全福云
 評總托妻寄子信古有之而木知日以小托而見信諒大
 委而不負豈料江仁不仁腹裁荆棘暗竊其財巧奸
 其婦安童忿激命歿川河不泯一靈遂速一澳之報
 奸渠妻孝子妻子歸渠冥冥之中報應不爽

幾見報前以書本諷妹昧此一難以取諸淫木強多惡類
 題凡正印而無印字畫古諫盡然請諸善言樂昔則以諫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